

《遗产继承人》三部曲之二



伯纳迪托 船长

[苏]罗·什季利马尔克 瓦·瓦西列夫斯基著

潘 安 荣 译

I 512.44
5376

18301

《遗产继承人》三部曲之二

伯纳迪托船长

[苏]罗·什季利马尔克 瓦·瓦西列夫斯基著

潘安荣译

宝文堂书店



封面设计：王建国

伯纳迪托船长

(《遗产继承人》三部曲第二部)

[苏] 罗·什季利马尔克、瓦·瓦西列夫斯基著 潘安荣译

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³/₈印张 230,000字 插页2

198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77,000册

书号：10070·112 定价：0.91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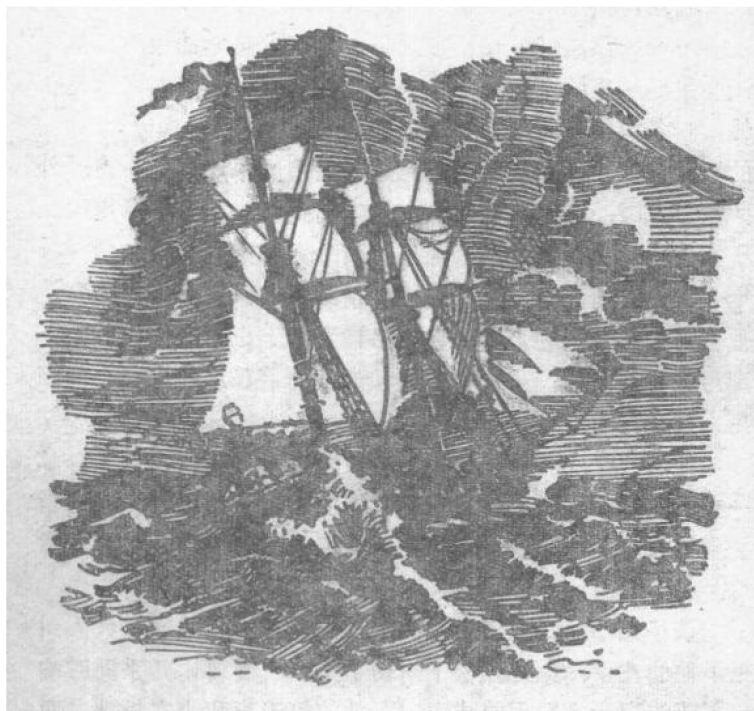
第 二 部 伯纳迪托船长

第 一 章	独眼龙的故事.....	3
第 二 章	在 蓝 谷.....	49
第 三 章	天恩的种子.....	77
第 四 章	子爵的秘书	108
第 五 章	上坡路	146
第 六 章	奥希利先生的教训	183
第 七 章	荷兰飞人	227
第 八 章	无所不见的眼睛	269

第 二 部

伯 纳 迪 托 船 长

本书第二部原名《伯纳迪托船长的兄弟会》，中译本改名《伯纳迪托船长》。



第一章 独眼龙的故事

1

时光如流水……春天青草嫩绿，秋天霜林染醉，雁儿自古以来成阵飞行，它们夏天里在静静的北方生子育女，秋天里带着子女回到温暖的海洋之滨……大海潮涨潮落，风暴震

撼着陆地，击岸的波浪把尖利的碎石磨成圆溜溜的卵石……

……一盏船灯挂在棚顶底下，船灯里用脂油做的蜡烛，照亮了棚子里的空间和一个人低垂的脑袋。他的左眼窝是空的，一条黑带从脸上取下来放在桌子边上。他身边一个卷发的孩子，两手托着腮帮坐着。蒙着两层绵羊尿泡的小窗子外面，海风呼啸。海风有时从灶里吹出火星来，孩子就用火钩子推一推铁片做的灶门。棚里这两个人都默默无言。

年纪大的那个用几个现成的精致零件做成一张弩弓^①。他在弩臂的前头安上有弹性的弓，再绑上山羊蹄筋做的弦，那弓张得紧紧的。十支带箭镞和箭翎的箭已经装好在小箭筒里，放在桌边。

他用一个小巧玲珑的自制的绞盘把弩弓的弦再调紧，拿一支箭安好在槽里，然后把这武器交给孩子，以目光向他指了指钉在墙上的一块小木板。两人不说话就彼此明白了意思。

孩子把弩弓托在肩上，久久地向着小木板瞄准。大人纠正了他的左手，免得弦松下来伤了手。一霎时，几乎同时响起了弦的声音、短促的啸声、沉浊的打击声和小木板裂成两半的声音。

“好小子！”年纪大的人说着，拔出射进墙板的箭。

话音刚落，孩子就仿佛突然摆脱了不能说话的痛苦，急促而活跃地说起来：

“托比叔叔，咱们今天从吃午饭开始就当没嘴葫芦了。我不大喜欢这样……”

“这是很重要的哩，查理，”年纪大的说，“你应该喜

^① 是一种改良弓，有弩臂和弩托。——作者

欢。在打猎和打仗的时候，常常要当没嘴葫芦。那时候一件事不能说半天，有时候还根本不能说话。要是你想当猎人和战士，你就应该学会不用说话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只看我的眼色行事。今天你叫我真满意，查理。”

“那咱们来看书吧？”

“不，书你明天读给我听。你本来已经比我读得快了。”

“托比叔叔，那你讲独眼龙的故事吧！”

“这是很可怕的故事，孩子。夜里讲不好。”

“一点也不可怕，叔叔！我现在一点也不怕独眼龙了。就是他来到咱们这儿，我也不会吓着……你不是就不怕他吗，啊，叔叔？”

“嗯，他大概不会拿我怎么样的……好，查理，晚饭后讲吧。”

大人戴上黑带，挡住了左眼，点亮了自制的贝壳烛台上的油脂蜡烛，把它留给孩子，自己拿了灯，背上双筒来复猎枪，走出了棚子。外面黑呼呼的，树木被风吹弯，呼啸着。猎人从风声中所出了浪涛拍击岩石峻峭的岛的隆隆声。大海在咆哮着。秋天的云朵把星星一颗接一颗藏起来。

“今天是五月二十九号；照这儿是秋天，可我们家里橙子树开花了，”岛上人喃喃说道。“查理倒选了个合适的日子，要我讲讲独眼龙！在欧洲，人家大概已经慢慢忘记岛上的坟墓了……没关系，老伯纳迪托死而复活，英国还会有人高兴的！”

院子里有铁链声，一个灰影子在围栅旁边闪了一下。

“老实点儿，卡拉姆巴！”一只跛脚母狼从两米深的细洞里跳出来，主人朝它喊了一声。

这个洞的入口上面安了个小檐，免得雨水浇进去，洞底

上铺了破布和干草。

卡拉姆巴生于波罗的海沿岸的森林中，老早被从里加运到了英国：杰弗里·马克-雷尔为“北不列颠公司”买下一片森林，把小狼捉来送到琴斯菲尔德给小查理作礼物。后来小狼又经历了海上航行，那是为了给孩子途中玩耍，把有趣的小狼带上了“猎户座”号。山洞塌方，假子爵复元以后，格雷斯韦尔大夫吩咐把船上一切能够使父亲想起他刚失去的儿子的东西统统去掉。孩子的一把高脚小椅子从大舱里拿走，大夫又把小狼连笼子搬上岸，放生了。这小狼很快落到岛上人设置的一个陷阱里，伤了一只爪子，给捉起来养在棚子里，这真把查尔斯乐坏了。现在小狼已长到六岁，个子很大，成了凶恶的母狼，永远给拴在铁链子上过日子。

伯纳迪托走进畜棚，把躺在铺垫上的驯服的野山羊重数了一遍。一只养熟的仙鹤，几只剪短了翅膀的雁和野鸭，半打养在低低的木笼子里的兔子，它们见到灯光，都一下子提起了精神。屋顶下面的鸽子活动起来，咕咕叫着。一只大黑狗从畜棚入口旁边的窝里钻出来。

“没睡吗，纳龙？”伯纳迪托说道。“等你哪一天再不无缘无故把野禽撵得满岛乱跑，我才松了你的绳子，现在给我蹲着吧！”

伯纳迪托插上畜棚的门闩鼻，又把旁边囤子的矮矮的小门推了一下。囤子的顶上盖了半英尺的泥土，周围包上密密匝匝的带草土块，整个儿显得很大，矗立在院子中央，仿佛一个绿色的小山包。岛上人的储备都保存在这里。伯纳迪托拿了大块干酪的头上一小部分，一条熏鱼和一小木桶羊奶……回到棚子里的时候，孩子已经把所有工具都挂回原处，把垃圾放在灶火中烧掉了。两个人在安在墙上的洗脸盆里洗

了脸，在刮得干干净净的柞木桌子旁边坐下。

孩子象炒豆子似地作了祈祷，等大人分给他一块淡的面饼，才吃起来。大人朝门坎旁边的破垫子点了一下头：

“卡纳洛哪儿去了？整个晚上我都没有看见它。叫它吧，查理，给它喂点东西。明天你拿你的弩弓，带上卡纳洛，去湖里试试。说不定你会打到一只野鸭。”

孩子走到门斗里，将他的小肺吸足气，响亮地喊起来：

“卡纳洛！尖耳朵！”他那童音勉强从风和树林的喧啸声中传开去。

伯纳迪托从门里往外看了看。

“啾，啾，啾！”孩子吹响尖细的口哨声。

天空从黑色变为灰糊糊、雾沉沉，显得很低。月亮挂在森林上空，一片浓云的边缘被月光照亮，看去云气缭绕。

伯纳迪托把两个手指头塞进嘴里。孩子藏头缩颈，捂住耳朵：刺耳的声音似乎在岛的各个角落回响起来。在这抑扬婉转的真正强盗的哨声中，好象有一种极可怕的东西。

不远处传来嘶哑的呼噜声，一只很大的动物牙齿里叼着什么东西，从木板大门的小洞里钻到院子里来。它一下子从猎人身边径直溜进了棚子。这是一只硕大无朋的狗，一身光滑的短毛，泛着柔和的光泽。

卡纳洛之能来到世间，倒还是多亏了船上养的纳龙这条狗的轻率。“猎户座”号出海前几个钟头，纳龙在岛上满处溜达。它没有赶上最后一只舢舨，没能回方帆帆船。纳龙在岛上这儿找到了归宿，后来同被捉的母狼卡拉姆巴相好，卡拉姆巴就送给棚子主人一只尖耳朵的小狗。小狗的名字是由父母名字的第一个音节组成的。

远远看去，卡纳洛真会被当作一只大狼。在大脑门的头

盖骨上，竖立着两只机警的耳朵；强壮的胸脯上浅灰色的茸茸细毛，这时被血染污了。孩子走进棚子以后，那狗把一只小山羊放到他的脚边。它叉开两只巨腿站着，以一副赢得胜利、扬扬得意的拳击家的神气，低头看着被打败的对手。

“好好喂它吧，查理，对它不要可惜最好的东西！”伯纳迪托大声说。“要是它跟朋友们不分彼此，不把得到的东西藏起来只顾自己享用，那么，朋友们就可以信赖它。”

孩子照料完狗，脱了外衣，钻进毛毯中去。伯纳迪托吹灭灯里的蜡烛，坐到灶边，抽起烟斗来。火光反射到船长的花白头发和晒黑的脸上，只见他的眼角布着鱼尾纹，鼻子长长的，下巴显得很冷峻。他敞着衣领，卷着衬衫袖子，露出了青铜色的胸脯和轮廓十分鲜明的肌肉组织，仿佛一位有耐心的雕塑家为这身肌肉辛勤操劳了一辈子。

除了青年时代失去左眼以外，伯纳迪托没有掉过一个牙齿，甚至没有脱过一根头发；除了在“黑箭”号上打过摆子，不幸躺倒以外，他从来没有得过病。六次受伤，在船长身上留下了伤疤，但是还没有一个医生走近过他的床铺。

伯纳迪托从烟斗里喷出一团烟，看着它袅袅飘向灶膛。

“查理，我答应过你讲故事，现在你听着吧，”他说道。“有一回，独眼龙正在他的黑船上航行，突然看见第勒尼安海一个海湾的岸上有一座很高的悬崖，上面有三个人，手里的枪在冒烟。整整一连皇家猎骑兵包围了悬崖，那三个人可遭了……”

“不行，不行，托比叔叔，这么讲不好！”孩子抗议说。
“这么讲没趣儿，从头开始吧！”

“查理，故事的开头你不是已经听过了吗？！”

“那有什么，先讲西班牙的事吧。”

“好吧，查理，你就听我从头讲起吧。”

2

“……从前在卡塔卢尼亚有一个年轻贫穷的伊达尔戈^①。他的名字叫唐·伯纳迪托·卢伊斯·埃尔·戈拉。西班牙做父母的总喜欢给孩子起很长的名字，以为这样他们的孩子就会有更多的圣者来保佑。因此，他在洗礼时给取的名字的全称，我来念给你听听，有这样一长串：唐·胡安·马利亚·卡尔洛斯·费迪南德·贡扎尔沃·多米尼克·伊莎贝拉·罗德里戈·塞巴斯蒂安·尼科洛·克里斯托福尔·安吉洛·多洛雷斯·伯纳迪托·卢伊斯·埃尔·戈拉。

“瞧，伯纳迪托有许多天上的保佑者了，可是一看就明白，地上的倒缺着呢！他的父亲老骑士教会他击剑，守信用和不怕死。但是留给他的遗产只是响亮的名字、巴塞罗那附近一个小城里的一所半塌的房子和一匹跛脚的马。老人死的时候，年轻的伯纳迪托是十九岁，他的妹妹只有十五岁。

“埃斯特雷拉夫人——这是兄妹的母亲的名字——对儿女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伯纳迪托的妹妹多洛雷斯小姐长成非常漂亮、彬彬有礼的女郎。哥哥热烈地温柔地爱她，她也同样温柔地爱哥哥，为哥哥感到骄傲，因为他不仅击得一手好剑，而且也算得博学多识。

“多洛雷斯尽管年纪轻轻，她的那颗心却已有所属，定情于一个丰姿俊雅的海员唐·拉蒙·德·加尔西亚。多洛雷斯在生日那天同这个年轻先生订了婚。她的胸上总是挂着有他

① 指西班牙中世纪领有少量土地的骑士，后来指变穷的贵族。——作者

小像的护身香囊，而唐·拉蒙的长剑佩带上装饰着姑娘扎辫子用的绦带。

“海军军官拉蒙·德·加尔西亚是伯纳迪托最亲近的朋友，尽管年龄比他大三岁。伯纳迪托认真地充当朋友和妹妹之间的秘密送信人。伯纳迪托本人也准备当海员。他常常出海去，乘的是卡塔卢尼亚渔民的小船或者由他朋友拉蒙指挥炮队的海防舰，伯纳迪托懂得海员的语言，他掌握船帆的本领不次于骑马和击剑。

“有一次散步时，多洛雷斯小姐被一个年老的西班牙高等贵族看见了，那贵族有大量的地产，是宫廷里的大官，叫唐·萨尔瓦托尔·莫里奥·德尔·波尔特斯。唐·萨尔瓦托尔从头到脚满戴皇上的恩典，他的残酷和高傲使周围整片地方的人胆战心寒。大家都怕他，许多人奉承他，对他低首下心。他有极大的权力，把谁也不放在眼里，除了……说来也怪，除了几乎象乞丐一样的伯纳迪托和多洛雷斯的父亲以外！傲慢的贵族对这两个年轻人的父亲又恨又怕，虽然也不止一次地企图硬要他接受自己虚伪的友谊……”

“托比叔叔！”黑暗中发出孩子的童音。“你说说，唐·萨尔瓦托尔为什么怕伯纳迪托的父亲呢？你可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这个！”

“你要明白这个原因是不容易的，查理，不过我试试尽可能说清楚……”

“那些年里，西班牙人民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伯纳迪托的父亲还年轻的时候，残酷的老皇帝死了。他叫卡尔二世，他是个阴沉、凶狠、不学无术、象孩子一样爱胡闹的人，他喜欢做无谓的小事！他的妒嫉的眼睛永远合上以后，国内发生了不和：一下子有两个人同时追求西班牙的王位，因为老国王

没有留下继承人。两个追求王位者彼此之间发生了残酷的战争。其中一个法国人，叫菲利普·安茹斯基公爵，另一个是该死的德国人卡尔，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家族的。这一场战争就叫做争夺西班牙继承权的战争。菲利普背后是法国人，卡尔背后是英国人和荷兰人。正直的西班牙人，老实说，无论对哪一个都不喜欢……

“外国人蜂涌进了本来就贫穷、破产了的国家。军事上一阵子对这一方有利，一阵子对另一方有利。有时卡尔的军队占领了马德里，菲利普只好撤退，有时菲利普战胜了，卡尔陷入困境。伯纳迪托的父亲也参加了这场战争，指挥西班牙步兵的一个连，这是为菲利普·安茹斯基作战的部队，西班牙大官们都说卡尔二世把自己的王位遗交给了他。可是这个‘合法的’追求王位者一占领了阿拉贡省，就马上剥夺了它的人民自古就享有的优惠。伯纳迪托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气愤已极。新的国王宣布比利牛斯山脉再没有了，并且让国家从属于法国人，这以后，伯纳迪托的父亲就申请退伍，不要国王的薪俸……你还没睡吧，孩子？！”

“怎么会呢，托比叔叔，当然不会睡的！”

“我往下说。伯纳迪托的父亲退伍以前，是在唐·萨尔瓦托尔的团里服役。这个显赫的贵族名义上是团长，但是军务是交给别人管的，他自己做另外的事……有一天夜里，当卡尔的军队又转为进攻，菲利普国王面临覆灭危险的时候，唐·萨尔瓦托尔派密使去敌营，表示他本人和他的整个团都愿意为卡尔效劳。

“伯纳迪托的父亲卢伊斯·埃尔·戈拉先生正好夜里去巡逻，发现了可疑的骑马人，那就是唐·萨尔瓦托尔的急使，他追了上去，搜出了表示叛变的密信……”

“叔叔，你怎么不说了？准是把那叛徒好好惩罚了吧？”

讲话人叹了口气，才回答说：

“你要知道，我的查理，这时候伯纳迪托的父亲已经很明白，两个国王哪一个在位，对穷人说来完全一样，何况他们两个都是外国人。那个菲利普，就是伯纳迪托的父亲在他的部队里作战的，在阿拉贡省已经证明他是怎样对待西班牙人的优惠了……伯纳迪托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他当然对秘密叛变很气愤。他想把信交到司令部，要求召集全团的军官，对叛变的团长进行紧急的军事公意审判。但是唐·萨尔瓦托尔是有所提防的，他及时采取了措施。当然他也不是一个人行动，他同那些出卖的同谋者一起秘密勾结起来，冷不防袭击了正直的骑士。伯纳迪托的父亲好容易才逃脱，他身受重伤，靠了一个忠实的士兵的帮助，才留得一条命，身上却还保留着那封危险的信。他半死不活的到了家，伤势很重，在床上躺了很久。

“他复元以后，听说战事结束，唐·萨尔瓦托尔·莫里奥·德尔·波尔特斯居然得到新国王菲利普五世的宠信，这个国王，就是唐·萨尔瓦托尔在危急的时刻阴谋背叛了他的人！伯纳迪托的父亲穷困潦倒，十病九痛，对新的帝王十分失望。他听说自己退伍已得到批准，也就对原来背信弃义的团长在宫廷走红运的消息很冷淡；他明白，要想揭发为时已晚，不可能有任何成果，只好算了。唐·萨尔瓦托尔悄悄表示有意同他和解，他自然不理睬。于是唐·萨尔瓦托尔就毫不费劲地使国王相信，这个正直的骑士是有危险造反思想的人，他的退伍是出于对外国人来当皇帝的仇视。

“又过了多少年。伯纳迪托和多洛雷斯都出生而且长大了，他们的父亲也就快死了。这年春天，伯纳迪托先生自己

在唐·拉蒙的船上远航去了，老人在妻子和女儿的看护下死去。临死时他作了忏悔，请求上帝宽恕他早年的一个罪过，就是没有把叛徒唐·萨尔瓦托尔向人民和当局揭发。他又说出那封信失落在家里什么地方了……

“我不去推想唐·萨尔瓦托尔从哪里知道老人忏悔的秘密，反正看来他很快就知道了。我认为那个听取忏悔的牧师向唐·萨尔瓦托尔告发所得的钱，比在伯纳迪托家做圣礼得的要多得多。

“父亲埋葬以后大概一个月，伯纳迪托跟唐·拉蒙从海上回来了。在巴塞罗那的时候，他已经听到父亲过世的消息，所以伤心地回到家来。

“在伯纳迪托回家的当天，年老的萨尔瓦托尔·莫里奥·德尔·波尔特斯先生头一次来到城郊一所简陋的房子里，看望埃斯特雷拉夫人同两个孩子。这一家人只住靠边的三个房间和院子拐角的一个完好的塔楼，其余所有地方都任凭蜘蛛和穿堂风去作孽了。在三间住人的房子里，只生了一个壁炉，因为劈柴总是不够，吃的东西更谈不上，咱们今天的饭菜在那儿就是过节吃的了。

“萨尔瓦托尔先生是坐镶金的轿式马车来拜访的，他当然一眼就看出了这副穷困的光景。他来的目的，说是想对过去团里人的孤苦家庭表示同情，其实，主要是来看看迷人的多洛雷斯小姐。

“母亲找女儿时，她正在读唐·拉蒙的一封温柔的、谦逊的信，母亲理了理女儿的衣服，给她披上大披肩，顺便悄悄提醒她，要她在跟贵族说话时……心中要记住父亲的忏悔！

“年轻的多洛雷斯来到贵族面前，就象是五月的鲜花遇